

梅 花

李冬霞

乡下老家的花儿很多，桃花、梨花、杏花、橘子花、油菜花、草籽花，门前屋后，山上河边，田埂地坝，遍地皆是，唯独少梅。

乡下人眼里都是花，却不稀罕花，更没有心思去种那只开花不饱腹的梅花。所以，在我没有走出山村的那段时光里，我没有见过盛开的梅花。

但乡下人却又奇怪，给女伢子取名大多与梅有关：腊梅、梅花、红梅、春梅、冬梅、咏梅……她们像田野间开着黄花的黄姑菜一样，星星点点散落着，不起眼地点缀着乡下的春天。红梅就是其中一个。

红梅刚嫁来的时候，村里老人就说：“这女伢脸盘子大，旺夫，屁股大，会生娃。”果然，红梅婚后三年生俩娃，一儿一女，儿女双全。

红梅的男人叫细狗，名字虽粗糙，人却长得细皮嫩肉，话不多，做起事来，虽不算一把好手，但在村里也不算孬。

孩子一断奶，小两口就把孩子托付给老人了，出去做包子了。细狗捏的包子很漂亮，舍得多给馅。红梅见人一面笑，热情，又很勤奋，把个蒸笼、台面、桌子板凳都擦得干干净净，小两口身上的衣服更是清清爽爽的，年轻好看的脸，加上好味道的美食，两个人的生意自然不错。

城市的车水马龙，让两个人感到兴奋。两个人不知疲倦似的，早上卖早点，中午下面条，下午去菜市场准备第二天的食材。到了孩子快读小学时，两个人就把家里的楼房盖起来了。

包子店开不了了，红梅在家带娃娃读书，细狗跟村人一起去外面“跑会”——卖羊毛衫去了。这生意很好做，上半年、下半年各做三个月，中间天热了就回家避暑。有专人进货，自己只要租个店面，挂上衣服，门口放个小喇叭，就能开业了。有生意上门就做，无聊的时候，细狗就到隔壁店去串串门，给

出了正月，祖父便开始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十里外的大胡子爷爷。旧时没有电话，本地朋友来访，写信或拍电报都不及自己一双腿快，若没托人提前传话，登门拜访者都属突然来访。

祖父知道大胡子爷爷每年农历二月，肯定来一趟，骑着他的毛驴，扛着他的锄头，也不去家里，直接到地里找祖父。

农人上班就是到地里报道，大胡子爷爷“上班”时间到地里找祖父，肯定一找一个准。两位老友见面后，寒暄的话也不多谈，大胡子爷爷把厚棉

衣脱下来，找棵树上，甩开膀子便开始帮祖父锄地，两人一边锄地一边聊天。

祖父和大胡子爷爷是老友，两人年轻时都在地主家当长工，新中国成立后翻

红梅打电话，问问家里的情况。

红梅则在家照顾孩子，种种庄稼。金黄的稻子、柔软的棉花、红红的山芋、地沟里的南瓜、菜园里的青菜、架子上的丝瓜，还有一群天黑就上窠的鸡鸭，这些都是自己的成果。再看着两个孩子像一对快乐的鸽子，围着自己转，丈夫细狗也不时打钱回家，甚至在“跑会”结束后，还在外面再打一份工，好多赚一点钱，这一切，让她感到很满足，很幸福，这足以打败无数个漫漫长夜的孤单。

红梅，你也让你家细狗回家陪陪孩子啊，老在外面不回来，也不是个事啊，钱很重要，家庭更重要哦！不行，你就带孩子到他打工的地方去玩玩啊。这些话，是在外做生意的同乡回来特意对红梅说的。还贴心地提供了细狗在外面住房的地址。红梅知道这个刻意的关心是什么意思。

八月的知了，大清早就发疯似的叫着，赶都赶不走。红梅在菜地里胡乱地挖着，地里的土疙瘩，被红梅敲得细细碎碎，筛子筛过一样；家里的被单、衣服，被她搓洗得一尘不染，棒槌下水花四溅，震天地响；房前屋后的杂草被锄得干干净净，厨房里的锅碗瓢盆被擦洗得锃亮。

当红梅出现在丈夫细狗的出租屋前，细狗吓了一跳。大声斥责着红梅不在家好好陪孩子跑出来干啥，条件反射似的拉着红梅就走。红梅站着没动，只是笑着说，你放心，我来看看，把把关，说罢就进门去了。

屋里，一个长得很壮实的女人正在烧饭，红梅接过锅铲，对女人

说，你去歇歇吧，我在这住几天就走，这几天我来烧饭。当三盘简单的家常菜端上桌子时，细狗跟那个女人面面相觑。红梅像在家一样，往细狗的碗里夹着菜，招呼着女人吃饭。一边吃饭，还一边跟细狗说孩子们的事，细狗也只得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着。

就这样，白天细狗跟女人一起去工地做事，红梅就在家烧饭、洗衣。女人也赌气地跟细狗形影不离，红梅视而不见，三个人，谁也没扯下那块遮羞布。晚上，红梅都会跟孩子们通话，告诉孩子们爸爸在这边打工很辛苦，让他们在家好好做作业，她过几天就回家。细狗也在电话里帮儿子分析着应用题，让孩子们听话，别让奶奶操心。

临行前，红梅到工地上找工友，把厨房里掉了耳子的锅焊接了一下。松动的椅子，也补上了一颗钉子。还用线细细密密地把破了的纱门补了起来。细狗看见了说，你真是操心的命，这些东西，坏了再买个新的，也花不了几个钱。

红梅没理会，慢慢地整理着房间里的东西。半天才说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喜欢操心，还恋旧。任何东西，时间长了都会坏，缝缝补补，照样能用。就像家里的稻箩，破多少回了，不都是妈补了又补，几十年了，还在用。自家置的东西，有感情，舍不得丢。要是坏了就丢，那一生要丢多少次啊。细狗愣住了。

骄阳发疯似的吐着火，城市里的空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红梅还是独自一人满身疲惫地回到了家，看到孩子们那一刻，红梅终于放松地在床上睡着了。这一睡，睡了一天一夜。当她睁开眼时，发现床头柜上放了一盘热气腾腾的好看的包子，还有……

前年回家，听说红梅家两个娃都在哈工大上学，一个读研究生，一个读本科，红梅夫妻俩的包子店就在学校不远处。

“红梅花儿开，朵朵放光彩……”村头的广播里时常放着这首歌。乡下，依旧没有那灿若云霞的梅花。而我是幸运的，竟从乡村来到这个遍植梅花的梅城工作和生活。天宁寨上梅枝娇羞，二乔公园暗香浮动，雪湖公园疏影横斜……

二十年来，我穿梭在梅城的大街小巷，目之所及皆梅花，梅花也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。



春枝 汤青 摄

不富裕，穷怕亲戚富怕贼，正式走亲访友，来访者不提礼物进不去家门，被访者不做几个硬菜，便觉招待不周。实在朋友都心领神会，正月不访友。

出了正月，地里活儿多了起来，此时到地里帮朋友干活，不是特意登门拜访，便不必带礼品。春暖花开时，在野外吃饭，有春风作陪，春花作伴，老友对坐，粗茶淡饭也吃得一脸得意。

过去家家孩子多，房子少，住大杂院，根本没有单独空间安静说说话，客人感觉不自在，被访者家里其他人也感觉别扭。地里会友，就没有这样约束了，大自然空旷的会客厅免费使用，想说啥就说啥，喝高了，往地里一趟，也没人笑话。

旧时农村，农活全靠一双手，很少有人有闲情游山玩水，于是祖父和大胡子爷爷便想到了到地里见个面，聊聊天，还不耽误干地里活儿。

年龄越长，越羡慕祖父和大胡子爷爷的这种“土味”交往，他们了解彼此的生活条件，绕过了走访的礼节和面子工程，待到春风起，荷锄去看你，两位旧时光里的老农，一手敬春天，一手敬土地，播种下最接地气的人间情义。

祖父的“荷锄”之交

马海霞

身做了主人，有了土地，便靠种地谋生。

两人一年你来我往走动一回，大胡子爷爷来帮祖父干一天农活，祖父再去帮他伺候一天田地。大胡子爷爷每次来都扛着自己家的锄头，他说，农具也和人一样，用久了，便有了默契，干活顺手。

锄累了，祖父便邀大胡子爷爷到石屋里坐着休息，祖父用瓦罐取来一罐泉水，置于石头灶上，烧木柴煮粗茶待客。一碗茶下肚，两个人也歇个差不多了，再起身继续锄地。

待到中午，祖父从布兜里抓两把花生米、两根萝卜咸菜，一摆煎饼放石桌上，大胡子爷爷变戏法似的从棉衣口袋里掏出一壶老酒，一个纸包，纸包包着几片熟猪头肉。吃食都是AA制，不分主客，谁也不用劝谁，两位老友，在石屋里自斟自饮，喝得畅快淋漓。

春耕时，地离家近的，主妇便送茶饭到地头，离得远的，便自己带饭。祖父都是自己带干粮，在地里，粗茶淡饭招待老友，老友也不会挑理儿，野外吃饭比不得家中，没有招待不周之说。

两位老友吃饱喝足，再坐着聊会儿，彻底休息过来了，便继续锄地。“锄”尚往来，选个天气好的日子，祖父让祖母煮两个咸鸡蛋，烙上两张葱油饼，包好了揣兜里，走着去大胡子爷爷地里帮忙。

幼时不理解，祖父和大胡子爷爷来回折腾啥呀，一来一往，和自己种自己地一样出力气，还不如谁也不帮谁。

祖母说，哪能一样呀，自己干自己地里的活，还捞得着煮茶喝酒闲聊吗？

祖父和大胡子爷爷的锄地互助，其实是他们见面的一种方式。正月是农闲的时候，但过去家家都

